

青春路上~
與大師相遇

人生海海 風景如波

文/胡靖宇
圖/侯雍聰

▶ 一場感性的演說，黑糖導演校園內圈粉無數。

老天爺給的功課

家住台北郊區的黃嘉俊，因為小時候喜歡吃黑糖，被暱稱為「黑糖」。天資聰敏的他熱愛文學、美術及音樂，在自己堅持及老師協助下，他選擇融合文學、美術、音樂的電影相關科系就讀，後來還取得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藝術碩士，想成為第二個李安，展開如魚得水的校園生活。美麗的未來的想像，在當兵不久就因為文化及溝通不良被霸凌，陷入天天想逃兵及自殺的惡夢中，所有的才華在此毫無用武之地。這無止盡的惡夢，卻被另一個更大的惡夢「九二一大地震」震醒。那天凌晨二點半，從新社營區坐上軍卡到災變現場，他與同僚自半倒的房子中抬出已斷氣老爺爺，身體仍有餘溫。另一邊豪宅裡，有個男子受困在車庫，地震時，他衝進車庫想救出心愛的賓士車，但他失敗了，下半身卡在變形的駕駛座上，只有上半身露出來，面對突來的無常，悲傷混合恐懼席捲而來，腦子一片空白，只能聽命令動作，一整天只救出一位生還者。



黑糖導演入伍前是人生勝利組，大三時就接拍過商業廣告，功成及財富快速累積，有三百多萬的存款，前途似錦，還懷著留學夢。但這一刻，人生的目標重新排序，過去的成功名利被震的煙消雲散，「人生還要追求什麼？」、「終點隨時會來」黑糖不斷的問自己。救災生活讓他看到更多，從入住營區的災民，自己又可愛又恨的軍中同胞，發現不同的生命故事，每個真實到令人心痛，體會到「我的自私有多麼愚蠢」，而曾經引以自豪的存款，也在股市上萬點泡沫中歸零。

在紀錄片中獲得救贖

2006年的一個偶然機會，他接觸到一群被社會分類後，放置在角落冷處理的一群，他們是安置機構的「非行少年」。在牧師及相關人士協助下，展開當時絕無僅有的活動-騎獨輪車環島，30個孩子、1000公里的旅程上路了。他隨隊攝錄拍成了《飛行少年》不但得獎，也讓這群孩子受到關注，環島也成了傳統，他自此成為紀錄片導演。

紀錄片製作時程不一，《飛行少年》不到一個月，但述說罕見疾病家庭故事的《一首搖滾上月球》就跟拍了六年，「他們好像得了不治之症，慢慢的走向生命的盡頭」，罕病的照顧者，身心都承受著無比巨大的壓力，自殺率非常高。所幸，被拍的六個爸爸都非常堅強，他們工作賺錢，同時照顧罕病兒就醫、治療及生活，在忙碌生活中，擠牙膏般擠出一點點時間，勤練曲子參與演奏，希望一首搖滾上月球。他們不求大富大貴，

自己的能力與興趣，路就可以走的寬廣。
有很多沒有答案的事」，正視
黑糖導演說「生命中



卑微的只希望在十多年都睡不飽的情況下，今天能睡到自然醒。黑糖導演說，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，「生命中有許多沒有答案的事」，藉由紀錄片「看看別人怎麼活」。

打開心扉看世界

黑糖導演關切嘉女同學未來的人生走向，他指出，愈早知道自己的興趣與能力在那裡，就愈早能做出正確的選擇。他強調，台灣注重菁英教育，但實際上在菁英之下還有很多人，世界還有很多面向，要打開心扉去認識這個世界。

聽講的學生們則很好奇，長期在外拍片，對導演家庭生活的影響。黑糖說，孩子未出生前，外出拍片十多天沒回家，妻子反應是「好棒棒，加油」，但孩子出生，下班只要晚一點到家，她就會暴怒，她希望你快點回家，她需要的不是有浪漫理想的導演，而是一個在生活中有功能的丈夫：「為了家人，理想需要妥協，這是我的人生功課。」面對壓力時，要怎麼辦？黑糖說，運動及音樂是個好方法。他強烈建議學生們去學習一種運動及一種樂器，運動讓身體保持健康，音樂可自娛娛人，是一生的功課。

中鋼校園講座



▲ 嘉女校長蔡枳松(前左二)與同學們開心的參與黑糖導演《人生海海 風景如波》演說會，收穫滿滿。